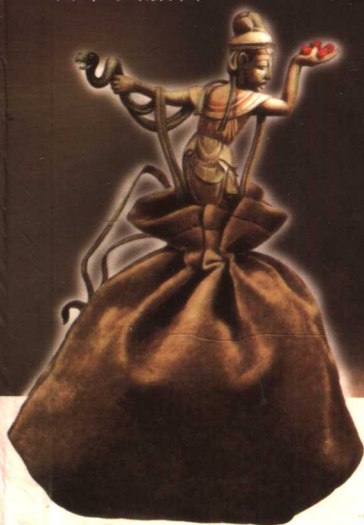


羅生門

譯 / 文潔若



日本短篇小說之王

芥川龍之介

《芥川龍之介全集 I》



人 · 生 · 必 · 讀

人生必讀 /

羅 生 門

芥川龍之介全集 I

譯 / 文潔若

遊目族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羅生門 / 芥川龍之介文；文潔若譯

-- 初版，-- 臺北市：遊目族文化出版；
城邦文化發行，2001〔民90〕

面；公分.--(人生必讀；1)

ISBN 957-745-439-9 (平裝)

861.57

90005474

人生必讀 / 羅生門

文 / 芥川龍之介

譯 / 文潔若

總編輯 / 郝廣才

責任編輯 / 張玲玲 張文玉

美術編輯 / 林意玲 陳素芳

封面設計 / 蕭雅慧

發行人 / 郝廣才

出版者 / 遊目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編輯所 /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20號6樓

電話 / (02) 2351-7251 傳真 / (02) 2351-7244

發行 /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

電話 / (02) 2396-5698 傳真 / (02) 2357-0954

網址 / www.cite.com.tw E-Mail / service@cite.com.tw

郵撥帳號 / 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香港發行所 / 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

地址 /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4室

電話 / 852-25086231 傳真 / 852-25789337

E-mail / citehk@hknet.com

馬新發行所 / 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

Cite (M) Sdn.Bhd. (458372U)

地址 / 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 / 603-90563833 傳真 / 603-90562833

ISBN / 957-745-439-9

2001年5月初版1刷 2002年2月5刷

定價 / 400元

目 錄

羅生門 1

13 竹林中

蔥 31

47 阿律和她的兒女們

小白 101

117 火男面具

父親 129

139 猴子

煙草和魔鬼 151

165 海市蜃樓

橘子 177

185 河童

鼻子 257

269 將軍

大石內藏助的一天 2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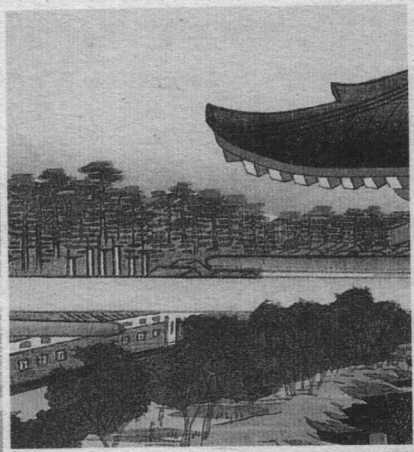
303 戲作三昧

毛利先生 349

373 沼澤地

龍 379

羅 生 門



一天黃昏，有個長工在羅生門①下等待雨停。

寬廣的城門下，只有這個男人，以及一隻在朱漆斑駁的大圓柱上停著的蟋蟀。羅生門位於朱雀大道，附近沒什麼人，大道上只有二、三位頭戴高頂斗笠或黑帽的官吏行走。

爲什麼呢？因爲近兩三年，京都曾經多次遭受地震、颱風、火災和飢荒等災變，使京城變得異常蕭條。據舊記②所載，甚至連廟宇中的佛像和佛具都被打碎，而那些大廟柱子包金銀箔片的木頭，也都堆積路旁，被當做普通的薪柴賤價求售。京中都沒落至此，羅生門的殘破自不待言了。荒蕪的羅生門只有狐狸及盜匪出沒，最後連沒人認領的屍體，人們也都習慣把它丟棄到羅生門。每當黃昏，臭氣熏天加上陰森的氣氛，令人們不敢在這附近走動。

白天，數不清的烏鴉在空中盤旋，繞著高翹的鷗尾③飛轉鳴叫；而當天際現出晚霞，牠們更像是芝麻點子，清晰可見。這些烏鴉大多是爲了啄食城門上的屍體而來，令人納悶的是，也許是今天天色已晚，竟連一隻烏鴉也看不見，只有留在雜草叢生、即將倒塌的石階上的點點白糞。長工在七級石

階的最高一層坐下，脫下身上褪了色的藍布外套墊在屁股下，他用手擠著右頰上的大面皰，無聊的望著外面的雨勢。

作者在開場時說「有個長工在等待雨停」，其實這場雨停或不停，對長工來說，已沒有太大的意義。平常，雨停後他應當趕回主人家中。但在四、五天前，他就被主人解雇。如前面所說，當時的京都極度的蕭條，而這個長工被多年來雇用他的主人解雇，也不過是這片衰微中的小小漣漪。因此，與其說是「長工在等待雨停」，倒不如說「被雨困住的長工面對茫茫未知的前途，不知所措」來得更貼切。陰沈的天色使這個在平安時代殘喘求生的長工更加心情沮喪。打從申時即傾盆而下的雨勢，至今尚無減弱的跡象，而長工心裡所盤算的，則是如何安頓日後的生計。他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，茫然地聽著朱雀大道上傳來一陣又一陣的雨聲。

雨打著羅生門，沙沙的雨聲不斷自遠處傳來。

❶ 日本平安時代，京都中央大道——朱雀大路的南端正門。

❷ 舊記此指本篇小說所根據的《今昔物語》。

❸ 鷗尾，指宮殿、佛殿等屋脊端部的魚尾狀裝飾。

夜幕低垂，舉頭仰望，斜伸而出的城門屋頂，彷彿正費力的在支撐這沈重的烏雲。

想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尋出路，著實困難，若真要選擇的話，也只能選擇餓死在牆角或路邊的泥濘裡，之後再像狗一般被拖上這個城門，棄屍於此。如果不擇手段呢——這個想法在長工的腦海中不知轉了多少回，然而，這個「如果」終歸也止於「如果」罷了。長工即使選擇不擇手段這個念頭，也是爲了要了結這個「如果」；當然，這是因爲他沒有勇氣，積極的去面對隨後理當浮現的「除非做賊別無他途」的念頭的緣故。

長工打了個呵欠，然後懶洋洋的站直身子。寒冷的京都，令人眷戀起火爐的溫暖，風更是隨著凜冽的夜色穿梭於門柱之間；連原先停留在紅漆柱上的蟋蟀也不知躲到哪裡去了。

長工縮著脖子，拉高穿在黃色內衣外面的藍襖領子，環視城門的四周，想找個可以遮風蔽雨，又隱密的地方過夜。很幸運的，他看見一道通往城樓的紅漆樓梯。樓梯還蠻寬的，即使樓上有人，也都只是些死人罷了。於是他一面留意著掛在腰際的木

柄鋼刀，避免它出鞘，一面將穿著草鞋的腳跨上那道樓梯的最下面一階。

幾分鐘後，通往羅生門城樓的寬梯中段，有一個如貓般弓著身子的男子屏著呼吸，極力伸長脖子窺視城樓上的動靜。由城樓上照下的火光，隱隱約約的照射在這個男人的右頰，那是個留著短鬚，且有一顆紅腫化膿面皰的臉頰。長工原本以為樓上只有死人而已，想不到登上了兩三階一看，上面竟有人點著火把，而且那火光還四處游移著。昏黃的火光在滿是蜘蛛網的天花板上搖晃著，他想，在這種雨夜會在羅生門上燃點燈火的，必定不是尋常人物。

長工像壁虎般躡手躡腳，爬上梯子的頂端。然後他儘量壓低身子，伸長頸子，戰戰兢兢地窺視著城樓裡面。

城樓中果然如傳聞所說，有幾具屍骸躺在那裡，但因火光所照射的範圍十分有限，所以不知道到底有幾具，只是大略可以分辨，其中有赤裸的屍體和穿著衣服的屍體，當然男屍和女屍也都夾雜在一起。光看那些屍體真無法相信他們也曾在世為

人。他們的模樣很像泥巴捏的玩偶，有的張著大口，有的攤開手臂，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，肩和胸等突出的部位受到光線的照射，使得其他低平的肢體顯得更為黑暗，就如啞巴般，跌進永恆的沈默。

起初，長工用手捂住鼻子抵擋那熏人的臭味，但此刻他不知不覺的放下了手，忘記了掩鼻。因為有一股強烈的感受，幾乎奪走了他的嗅覺。

他的眼睛逐漸適應了黑暗，看清楚蹲在死屍當中，有一個身穿檜木皮顏色的衣服、駝背瘦小、滿頭白髮、狀似猿猴的老太婆。她的右手拿著點燃的松樹枝，定定的注視著其中一具死屍的臉龐，從那頭髮的長度看來，大概是具死屍。

長工懷著六分的恐懼和四分的好奇，連呼吸都忘記了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「毛骨悚然」吧。老太婆把火炬插在地板縫裡，然後用雙手去觸探那具屍首，就像母猴替小猴抓蝨子般，把長髮一根根的拔下來。

隨著頭髮被一根根的拔下，長工的恐懼感逐漸消失；同時產生的是他對老太婆的強烈憎惡……不！如果說這份憎惡是衝著老太婆而來，或許有些

語病，應該說是對一切罪惡之事的反感一分一分的增強了。這時，如果有人再對他提出，他剛才在城門下所考慮的「寧願做賊，也不願餓死」的問題，恐怕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餓死一途。他憎恨罪惡的心情，就像老太婆插在木板間的火炬，熊熊的燃燒起來。

長工不明白老太婆為何要拔死人的頭髮，而且他也不清楚，她的行為到底算善或惡。但是對他而言，在這雨夜中，在這羅生門上，拔取死人頭髮一事，已經是無可饒恕的罪惡。當然，此時他已忘卻剛才自己也想淪為賊寇一事。

於是，長工兩腳使勁一蹬，立刻從梯子跳上樓，手握著木柄鋼刀，來勢洶洶地向老太婆走去。老太婆驚地看到有人，自然嚇了一跳，她像彈簧似的跳開。

「喂！你往哪裡逃？」長工攔住了老太婆在屍體中踉蹌欲逃的去路，並且喝道。

老太婆一言不發地想推開他逃跑，但是長工用力將她抓回。兩人就這樣在屍體群中，一語不發的扭鬥了許久。然而勝負在一開始便已分曉了。長工

抓著老太婆的手臂，將她制伏在地。那手臂宛如雞爪般，只有皮和骨頭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說！不說的話，我就給你好看！」長工將老太婆推倒，突然拔刀出鞘，把閃著白光的鋼刀亮到她眼前。

但老太婆卻悶不出聲，只是顫抖著手，吃力的聳著肩頭喘息，她的眼睛睜得很大，彷彿眼球就要從眼眶裡掉出來似的，同時又像啞巴似地緊抿著嘴沈默不語。這時長工忽然意識到這個老太婆的生死，完全操縱在自己手裡；而這個意識，使他方才熊熊燃起的憎惡之心，突然間冷卻了。所剩下的，只是做了某個工作並且圓滿完成時的得意和滿足。

於是，他注視著老太婆，把語調放軟了些說：「我不是檢非違使廳●的官吏，只是偶然路過城樓下的旅客。所以我不會抓你或找你麻煩，你只要告訴我，你在這種時候在這城樓上做什麼就可以了。」

這時，老太婆的眼睛張得更大，直直的盯著長工，如同肉食鳥發現了食物般專注。而後，她那張佈滿皺紋、幾乎和鼻子連成一塊的嘴，好像在嚼什麼東西般蠕動著，細窄的喉嚨裡突起的喉節跟著上

下移動。隨後從她的喉嚨發出如烏鴉嘶鳴的聲音，斷斷續續地傳入長工的耳中。

「拔下這頭髮……拔下這頭髮……是想拿它來做假髮髻。」

長工對這出乎意料而又平凡的答覆感到失望。就在失望的同時，原有的憎恨和冷冽的侮蔑，又潛回心中，而表情也回復成一開始時的模樣。

老太婆一手還拿著死人的長髮，用蟾蜍般鳴叫般的聲音，期期艾艾的解釋：「是的！拔死人的頭髮，或許是件罪大惡極的事。但是，這裡的死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像我剛才拔她頭髮的那個女人，她生前把蛇切成四寸一段一段的，曬乾了充當魚乾，把它拿到東宮護衛的營裡去賣呢！要不是她染上瘟疫死了，恐怕現在還幹著這營生哪！好笑的是，東宮護衛們還誇她賣的魚乾味道好，天天買去當菜吃。我其實並不認為她做的是壞事，因為如果她不這麼做，就只有活活餓死的份，這是無可奈何

❶ 檢非違使廳負責取締、裁判京城中的罪犯，維持治安。

的事情。相同的，我也不認為我現在所做的是壞事，這完全是情非得已，不這麼做就得餓死。」

老太婆說的話意思大概是這樣。

長工把刀收回刀鞘，左手按著刀柄，冷冷的聽著。他一面聽，右手一面撫摸著那顆泛紅的大面皤。當他在傾聽這番話時，心中忽然產生一股勇氣，這正是他剛才在城門下所欠缺的勇氣；而且，與他方才抓住老太婆時的勇氣完全相反。此時，他對餓死或做賊的抉擇，已經不再感到迷惑，以他現在的心情，餓死這種念頭根本連想都不用想，就被逐出腦際。

「真的嗎？」

等老太婆說完，長工以嘲弄的口吻反問著，然後他忽然往前跨出一步，右手也離開那顆大面皤，一把抓住老太婆的領口，惡狠狠的說：「那麼，如果我剝下你的衣服，你也不會恨我吧？因為如果我不這麼做，我就得餓死啊！」

說完，他急急剝下老太婆的衣服，又用腳把撲過身來的老太婆踢倒在死屍上。到梯口，只有五步的距離。長工把奪來的檜木皮顏色的衣服夾在腋

下，迅速沿梯而下，消失在黑夜的深淵中。

不久，像僵死了般倒在屍體中的老太婆，赤裸著身體頹然站起。她口中唸唸有詞，低泣呻吟著，靠著仍在燃燒的火光費力的爬到梯口。接著，她倒垂著雪白短髮的頭，窺視著城門下。但外面只有黑沈沈的夜。

誰也不知道長工的去向。

